

圣人山上话“圣人”

金从华

圣人山位于霍山下符桥镇，海拔不足200米，有道是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因“医圣”张仲景在此采药行医而得名。站在圣人山上，总会想起圣人，总想谈谈圣人。

张仲景是“建安三神医”之一，不仅首创了“人工呼吸”，还发明了美食——饺子。他当长沙太守时，把州府大堂改成了“坐堂医馆”，把陈列室变成了“中药铺”，是一个名副其实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。张仲景在圣人山采药时，发现圣人山天麻品质好，大如脚掌，将之称为“仙人脚”（今圣人山尚地名“仙人脚”），传为佳话。在此期间，他不仅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，还留下不少单方。如老年表实症，可用石解和生石膏煎水喝；小儿麻疹，可用葛根、生石膏和蝉壳煎水喝等等，沿用至今，让百姓得到了实惠。百姓把张仲景奉为圣人，并以“圣人山”为其树碑。

历史上的圣人，数不胜数，多存在于上古、道家、佛家神话故事里，如盘古、女娲、后羿、黄帝、四大菩萨等；凡间的除孔子、关羽、老子等外，还有“书圣”王羲之、“酒圣”杜康、“诗圣”杜甫、“茶圣”陆羽、“画圣”吴道子、“文圣”欧阳修、“词圣”苏东坡、“戏圣”汤显祖、“药圣”李时珍等等，各行都有魁首，各业都有“圣人”。

其实，圣人就是指知行完备、至善之人，是有限世界中无限存在的，多指品德高尚、智慧超群之人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“永远活在人们心中”。揭开神秘的面纱，“圣人”与迷信无关，只是人们对自己

心中偶像认知不同而已。

依这个标准来看，当今社会有很多人能成为百姓心中的“圣人”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柳宗元在《柳河东集》中说：“聪明正直者为神。”鲁迅在《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？》中也说：“民族的脊梁可以为神！”两位大加的话说白了，就是要吾辈把对神灵的态度用来对待心中的英雄。

站在圣人山上，看山下粮田万顷，不禁想起伟人诗句：喜看稻菽千重浪，遍地英雄下夕烟。透过千重稻浪，有一个背影在我心中逐渐高大起来，他便是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、领导者——袁隆平。

袁隆平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科学家，被誉为“杂交水稻之父”，获“共和国勋章”，为中国乃至世界粮食生产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
袁隆平一生只做一件事，那便是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，因为“民以食为天”。他曾许下两个梦想，一是消除饥饿；二是禾下乘凉。1953年大学毕业的他主动去湖南安化贫困山区，经过18年的不懈努力，终于1973年培育出“南优1号”，实现亩产超500公斤；1974年培育出“南优2号”，实现亩产超600公斤，后来的单产也是逐年攀升。

1994年9月，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·布朗在《谁来养活中国人》一书中叫嚣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养活中国。

袁隆平，一个执着的“稻田守望者”，

他响亮地回击布朗说，我能！

话一出口便是责任田，耕耘到底方显真章。袁隆平院士从那时起，用毕生的精力开始了中国“超级稻”攻关项目谋划、研究，正如他本人所说：“我不在家，就在试验田，不在试验田，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。”

袁隆平知道，水稻高产离不开良种、良田和良法。几十年来他也正是围绕着“三良”进行无数次的攻关、试验，在无数次的失败中，积累了无数改进良种、改善良田、改革良法的新措施，使得产量连连上台阶，最后成功试验出每亩1000公斤的“东方魔稻”，梦想成真。截至2020年，袁隆平推广杂交稻达68亿亩，增产粮食6000亿公斤。这让十四亿人填饱了肚子，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，直接打脸布朗。袁隆平院士也被百姓尊为“神农帝君”。

2012年2月，已是83岁高龄的袁隆平院士，将“超级稻四期目标产量1000公斤攻关点”选在六安。霍山县圣人山下沈家畈有幸成为“大别山低海拔地区试验点”之一。9月19日下午，袁隆平院士来到圣人山下“高级稻”高产攻关试验点，察看稻田情况，手捧沉甸甸的稻穗，当得知农技人员在他亲自指导下克服了水稻杨花灌浆时温差大、土壤条件不好、灾害天气等多困难，仍取得了预期效果时，成功的喜悦溢于言表。

因工作需要，那天我也来到了试验田现场，我想亲眼目睹“圣人”的风采。因为

打小就听大人们说圣人都是相貌奇特之人，如禹耳三洞、文王四乳、周公驼背、孔子反宇、项羽重瞳、刘备手长过膝等等。那么，袁隆平该是什么样子呢？

拨开人群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位极普通的耄耋老人，眼睛浑浊但有神，短发素装却精神矍铄。如果非得找出他特别之处不可的话，那就是他“10元一件的衬衫，不超出200元的一双皮鞋，20元一次的理发，飞机只坐经济舱”的节俭品质。

袁隆平把超级稻试验田选在圣人山下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百姓看在眼里，记在心头，有口皆碑，他是国人心中永远的“圣人”，他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圣人山上。

原来凡人是可以成为“圣人”的。老子曰：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袁隆平心中始终装着百姓的饭碗，把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奉为人生信条，他不愧为百姓的心中之神，有人提议为新时代“神农帝君”立庙，赢得一满赞誉。

百姓为心中的“圣人”立庙，也是无独有偶的。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，就有一座“解放军庙”，里面供奉着27位解放军烈士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台军机攻击福建，一个13岁的小姑娘在海边沙滩玩耍，敌机咆哮起来，危急之际，5名解放军战士用身体护住了小姑娘，战士们死了，小姑娘却活了下来。后来小姑娘用了几十年时间奔走募捐，建起了“天下第一庙”，供奉着那次战斗牺牲的24名解放军战士（后来又增加了3位）。其他庙里每天敲钟鸣馨，而这里却是循环播放《我是一个兵》《说句心里话》等军营歌曲，每天参拜的游客络绎不绝。

其实为圣人立庙也只是个形式。早在1996年10月，国际小天体委员会就将“8117号”小行星命名为“袁隆平星”，袁隆平终成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星宿，以浩宇为庙，供奉“神农帝君”不亦壮哉！



万亩杜鹃花与十八年坚守

倪宏珍

周六，市作协组织采风活动，我有幸参加。车程不到一个小时，就来到了目的地：裕安区林水寨生态农业示范区。

一进校园，首先感觉面积好大，展现在眼前的，是一片又一片的农田。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，对于农田，是再熟悉不过了。心想：难道就是来看农田？这有啥好看的？我也有一个疑惑：老家种稻子，田的外面不会环绕一条河渠。这儿的稻田外面，全部围着一条宽约一两米的河渠，这是干什么的？

正想着呢，示范园区负责人左依姗来了，一位非常有气质的美女，真诚的笑容，让人感觉很温暖，通过她的介绍，我才明白，原来这是“鱼稻共生”绿色农业。他们种的稻子，是不打农药、不用化肥的，做到生态、环保、健康。那么如何解决土壤肥沃的问题呢？“这些河渠里，养了很多鱼。等到需要的时候，把水位抬高，鱼儿就游到秧田里。鱼儿的粪便，是秧田很好的肥料，鱼的饲养，也能够对秧苗的生长，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。”左姑娘娓娓道来。我以前只是在书中看过“鱼稻共生”，没想到真的可以这样。

一路走，一路欣赏，一路感叹。来到农耕文化展示馆，看到很多我非常熟悉的东西——各种耕种农具。大家都在听左姑娘介绍犁田农具的使用方法，我却仿佛回到了过去。那时候，家家户户户轮流放牛，因为犁田要靠牛。我有时候也会去放牛，只是一直很害怕牛，担心它的角会撞着我。其实，大部分的牛都是非常老实温善的。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，耕牛渐渐退出了田野舞台。我的父亲属牛，性格也像老牛一样，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，依然喜欢每日劳作，说是不能歇着，一歇着就难受。

陈绪敏

农具中，有一个弄柴草的耙子，我摸着它，仿佛看到了老朋友。小时候，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弄柴火（柴火以松树叶子为主，我们老家叫“松毛”，这东西烧饭方便）。只有天天弄，每天才有得烧。这样的耙子，我家有好几个，什么样的山，要用什么样的耙子。有的山上柴火稀少，就要用齿多、比较密的耙子。有时候运气好，遇到一片山柴火很多，为了耙快一点，就要用齿少一些的耙子，轻巧，干活方便。

一样样农具看过去，目光拂过每一样，都仿佛看到过去的时光。有一个是挑秧苗的藤筐，挺大的。想到从前父母插秧时，我也会跟着插秧。可是我插秧技术不行，插着插着，就插歪了。父亲就不让我插秧了，专门负责拔秧苗。

到了插稻子的季节，全家齐上阵。有一次，我不小心割到了手，伤口比较深，鲜血直流，却不敢告诉母亲，担心她会训我不小心，回到家就随便找了块布包上。直到现在，我的左手食指上，依然有一道伤疤。想想我现在的学生们，稍微磕破点皮，就说疼得不得了，要找家长，我应该和他们多讲讲旧时农村插稻子的情景。

发觉自己想远了，思绪拉回眼前。左姑娘正在介绍生态园的耕种方式，依然是原始的手工插秧，回归原生态。她笑呵呵地介绍说，有时候，我们会接待很多的城里人，专门到这儿体验插秧的乐趣。这真好，过去的耕种方式，在现代社会依然焕发出别样的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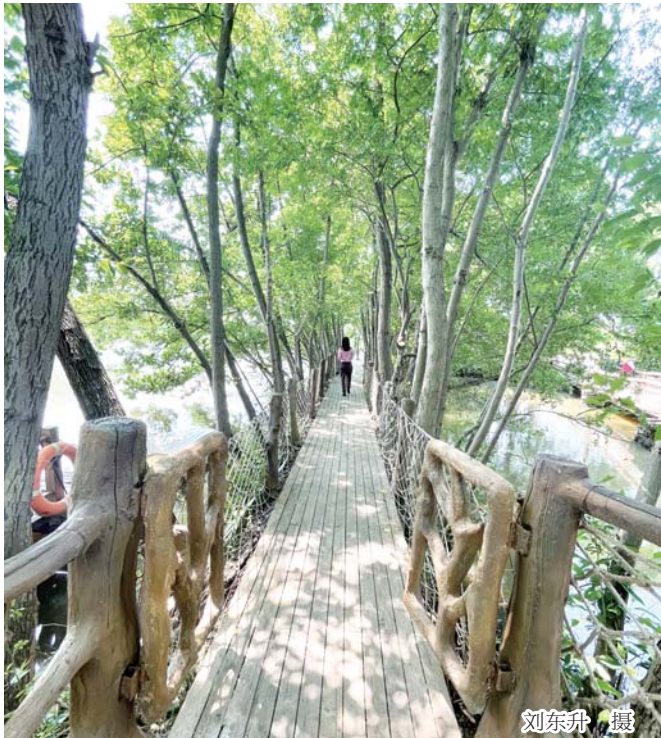
非遗体验馆里面陈列着各种各样手工制作的精美艺术品。还有一个制作“柴烧壶”的地方，各色茶壶、茶杯古色古香，分外引人注目。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女子，自己从园区采摘各种花儿草儿杆儿，瓶插艺术感爆棚，摆在案台上，让我们爱不释手，很陶醉。

在民俗文化广场，我吃到了小时候非常喜欢的食物——爆米花。是那种原始手摇炒制的方式，一位老农，用椭圆形的炉灶，在炭火上，边摇边烤，几分钟后，“注意哈，我要爆米花啦！”“轰”的一声，喷香的爆米花倒满竹篮筐里。又是儿时的味道，和电影院里面卖的爆米花，味道就是不一样。

田，还是那片田，可是换一种理念与方式，立马不一样了，这是现代科技与传统方式的很好融合。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家，能够像艾启凤女士一样，反哺家乡再创辉煌，带领当地农民走向更好的生活。

突然想到了一句很熟悉的话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要想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，靠的是先进的理念与技术。当然，少不了奋斗的过程。

林水寨，是梦开始的地方。相信，绿色农业，在未来一定会发展得更好！



刘东升 摄

如果不是跟随六安市（县）文联、作协采风的脚步，我不会来到金寨铁冲乡冬晓·寻溪里民宿，也了解不到杜鹃岭背后的故事。高畈村知情的群众都说：“如果没有张经奎、易志惠两人十八年如一日 的坚守，就没有杜鹃岭上的万亩杜鹃花。”

话还得从2008年说起。

杜鹃岭原来叫八斗岭。杜鹃岭上只有花树还见不到杜鹃花，放眼望去，只见莽莽的深山老林和深不见底的大峡流水。七零八落的杜鹃花树散长在茂密的灌木林里，花树矮，被很高的杂树遮住了，见不到阳光雨露的花开不了，所以说杜鹃岭上没有花。

随着杜鹃花岭的渐渐出名，旅客打卡越来越火爆，带动了乡村经济振兴，特别是土特产供不应求，农家乐“乐喜人”。居民收入提高了，怨声怨气自然消了。2005年村规模调整，高畈、水店、店河三个自然村合并高畈村，2021年村委改造，张经奎全票通过任高畈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。他的肩上一头挑的是责任，一头挑的是父老乡亲们的心，你什么时候见到他，总是在忙忙碌碌。

花乡蝶自来。2023年4月万亩杜鹃花开的时候，背靠杜鹃岭，面朝万亩杜鹃花的上棚居民组村落被外地企业家老板选中开发。上棚居民组有十七户人家分布在全国各地打工，搬迁17户人家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有多大，可想而知。有些事情不是给钱就能解决的问题，毕竟世代居住的这片土地是有感情的，要人家全部迁走，谈何容易？谈条件，签合同，无论哪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张经奎的参与。张经奎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留过，他先后去过江苏、盛泽、杭州等地，在短短五个月，终于完成了搬迁任务。不得不让人敬佩！

冬晓·寻溪里民宿从选址到开建只用了5个月时间，从开建到完工仅用了8个月时间。17栋楼，45间客房，还有游泳池、登山步道顺利建成，2024年5月营业。到2025年3月盈利600多万元，带动周边群众创收上千万元，还吸引了很多本地青年返乡创业。

回望来时路，十八年弹指一挥间。张经奎、易志惠像许多乡村干部一样，在上级党委、政府的支持下，带领乡村伙伴们，用心描绘乡亲致富的蓝图，谱写乡村振兴发展的牧歌，他们的诗和远方写在家乡的土地上——杜鹃岭。



桑丽丽 摄

蚕农

陈晓翠

蚕桑产业作为全县主导产业之一，“一棵树”带动了万民富，“一根丝”织起了丝绸路。鼎盛时期，全县有80%以上的农户从事蚕桑产业。户户有桑园地，乡乡有缫丝厂。我们一个庄子都是蚕农。

蚕桑产业是一个制种、栽桑、养蚕、收烘、缫丝、织绸的过程。蚕农一般负责栽桑、养蚕，蚕又分为春蚕、夏蚕和秋蚕。蚕农往往只养春蚕和秋蚕，夏蚕容易生病，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养的，稍有不慎，就会搭进蚕种的本钱。

蚕的生长周期为40多天，经过孵化期、幼虫期、蛹期和蚕蛾期。对于广大农户来说，养蚕见到现钱快，一个多月的忙碌就可以兑现，关键吃的是树叶，不像养猪养鸡从年头养到年尾，还要吃粮食。所以多数家庭都会选择养蚕，再忙也要腾出时间养两季蚕。

养蚕季节，村委会将蚕种发到各个生产队（村民组），生产队长（村民组长）会通知订蚕种的农户领取。一般家庭就养一两张，也有养几分或者三四张的。根据家庭人手和房屋面积等实际情况选择养蚕量。我们家总共就三间房子，桑园地也不是太大，通常养一张半到两张的量。

蚕种就像一粒粒芝麻装在一个长方形的网状格子里，一张蚕种大约2.5万只蚕卵。每当领回蚕种，妈妈就宝贝似地用棉布或者旧衣服包起来。经过几天的孵化，蚕宝宝就像一只只蚂蚁在网状格子里爬来爬去。这个时候，妈妈会拿出精心挑选的鸡毛轻轻地将蚕宝宝拨扫到斗盆（一种竹蔑制品）里。然后飞奔到菜园地边摘几片嫩嫩的鲜桑叶，用剪刀先剪成丝状，再横着剪几刀，将其轻轻洒在蚕宝宝的身上。不一会儿，就传来蚕宝宝“丝丝”的吃食声。

这个阶段的蚕宝宝生长很快，几乎每天变个样。从最初的“黑色小蚂蚁”很快变成了“青色长虫”，再到“透亮萝卜头”，从巴掌大的占地到铺满一个斗盆，再到转移到大田竹篾箕里。最后不得不上竹架子，一层层地搁上竹篾箕，类似于一层层的可透气的蒸屉。一到养蚕季，除了一间卧室，厨房、仓库都摆满了篾箕和竹垫子，上面爬满了一只只蚕，每只蚕都在摇头晃脑找吃的。

剪桑枝、摘桑叶是养蚕过程中的一项大工程。随着蚕宝宝的长大，每天的食用量也越来越大，需要的桑叶越来越多。由于蚕一旦食用带露水的叶子就会拉肚子，所以必须在太阳出来以后剪桑枝。初期，妈妈会挑着两只篮子到桑园地直接从枝条上采摘桑叶。后期，爸爸会成片地将整棵桑树的枝条剪下来，用藤条捆成一捆捆的，用尖担（一种肩挑工具）挑回家里。然后分给我们几个把桑叶摘下来，我手速较快，分给我的一捆往往先完成，爸妈也没少夸我干事情速度快。当然，有时候摘桑叶来不及，供应不上，蚕饿上几个小时也是有的。蚕食也从开始剪成碎片的精细化到后来直接喂叶片或桑条的粗放型。现在想来，手上仿佛还有一块块乌黑的桑树浆汁印痕和一股浓浓的桑叶香。

蚕也是一种虫子，它最怕蚊虫、苍蝇叮咬，期间需要打几次灭苍蝇的药。邻居是一位不识字的大婶，有一次误将名为“敌杀死”的毒药当成了“灭苍蝇”，只因为两种药都是三个字。蚕食用了喷有毒药的鲜叶很快就萎靡了，邻居家立马找来大水缸，将一盆盆的蚕倒进去，再迅速捞起来，试图洗去毒药，可终究于事无补。大婶哭天喊地的声音令人心痛。此后，妈妈每次买来“灭苍蝇”都会让我看看，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，记得了一些字。

到了吐丝期，依然不能掉以轻心，因为这个时候的蚕特别容易患脓病、僵病。一旦患病，对蚕农来说等于白忙了一个月。这两种病有传染性，一旦有一只蚕患病，周边一片都会患病。僵蚕可入药，蚕农会收起来晒干卖给中药材老板；脓蚕只能丢到山上埋起来。

蚕到了后期要上蚕山，那时候还没有标准的格笼山。蚕农自己用稻茬、麦秆扭成长龙状的草笼子，绕在篾箕里；也有直接用竹枝丫铺在篾箕里。老蚕会慢慢爬上草笼子、竹枝丫吐丝作茧，直至蚕丝吐尽，变成蚕茧，裹在白白的枣壳蚕茧里。

摘茧蚕往往充满喜悦，家家户户将草笼子、竹丫子抬到院子里，围在一起边摘茧、边聊天，比比谁家的蚕茧白，亦或是比比谁家蚕的蚕茧大。左邻右舍往往都很谦虚，都是夸别人家养得好，赞叹张大妈杨大婶家蚕茧又大又白，自家养的偏黄个头小。当然到了茧站，都夸自家的蚕茧最大最白。

临近傍晚，爸妈用马篮（又长又高的竹筐）挑着当天摘出来的蚕茧送到集镇上的茧站。那些年，蚕农多，蚕茧并不值钱。茧站会挑三拣四，认为不够白会降价，也会因为个头小而降价。最令人心担忧的是收货员说蚕茧不够熟，蚕还未完全化成熟，会压秤，需要等一天才能收。这个时候住户较远的不愿意来来回跑，要么按照最低价格卖掉，要么在茧站等一夜，第二天再卖。另外，如果蚕农听说别的茧站每斤多付一分或两分，他们宁愿多走十几二十几里路，浩浩荡荡地挑着马篮步行到更远的茧站，期望多卖一点钱。

卖茧茧是我最期盼的环节，因为卖掉蚕茧也算是有钱了。尤其养蚕多的家庭，留了学费、还了小店的赊账，会有结余，父母也会变得大方起来。每逢卖茧的晚上，再晚我们都会坐在大门口，等着爸妈带好吃的回家。一角钱五个的小糖、两角钱一袋的瓜子，有时候甚至会带回来一元钱一包的新苏打饼干。我和妹妹平分这些小零食，各自藏起来慢慢吃。

如今，养蚕的家庭变少了，我们家也多年没有养过蚕了。上次回老家，妈妈说新邻居家今年养了不少蚕，问我不要去看看。看着摇头晃脑的蚕宝宝，我想起诸多蚕农往事……



春风里的西茶谷

蒋 莉

出细密的纹：“慢些，别伤了茶芽的灵气。”

晌午的阳光变得热烈，父亲背着茶口袋从山下归来，口袋里的新茶堆得冒尖，嫩绿的叶片上还沾着晶莹的汗珠。他顾不上擦汗，就忙着将茶叶背到阴凉处摊开，茶叶是他的“孩子”，舍不得让它们受伤。

傍晚的西茶谷像是被按了快进键，家家户户都飘出炒茶的香气。爷爷炒茶的手法最是娴熟，铁锅腾起的热气里，他的双手上下翻飞，茶叶在铁锅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不一会儿，青涩的茶香就化作醇厚的焦香。我和妹妹蹲在灶台边添柴，火光映红了小脸，也把满屋子的茶香烘得愈发浓郁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西茶谷的清晨不再只有鸟鸣和山歌。载着游客的大巴车碾过石板路，陌生的口音在茶园里此起彼伏一股“旅游风”在西茶谷吹起来。有穿着汉服的小姑娘在茶间拍照，裙摆扫过嫩绿的茶芽；也有戴着金丝眼镜的茶

客，端着白瓷杯，闭眼细品新茶。最热闹的要数研学的学生们，他们戴着统一的鸭舌帽，排着队听茶艺师讲解。“茶要快，揉捻要匀。”孩子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翻炒茶叶，虽然动作生疏，可专注的眼神里满是新奇。

今年“五一”，再回西茶谷，竟发现碧绿的湖面上多了几艘白色的游船。同伴拉着我去体验，螺旋桨搅碎平静的水面，激起雪白的浪花。迎面扑来的风里，茶香混着水汽，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年少的自己正在茶室间奔跑，爷爷的山歌、父亲的茶口袋、妈妈的围裙，在风中奔跑。

西茶谷的游船，茶山，游人，都在这春风里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。

暮色渐浓时，我跟着母亲回到老屋。搪瓷缸里的新茶已经泡好，热气升腾间，我又回到了小时候，我在茶香里唱着童谣，我在妈妈的臂弯里睡着了。